

烟台文史资料

第九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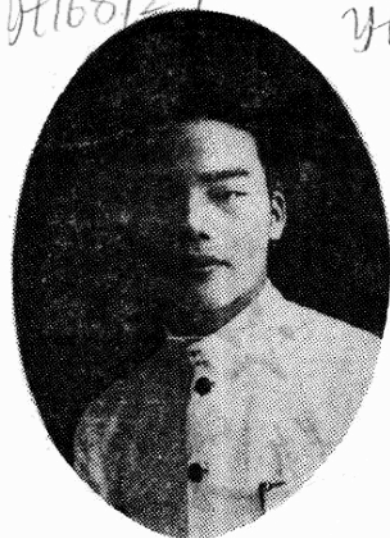
李超



烟台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YH168/2

YH168/27



马来亚工人运动领导者李基中



马星野先生



我县早期共产党员黄胤(1892—1937)

目 录

随冯玉祥胶东之行·····	宋聿修 (1)
记张静斋老人·····	罗竹风 (7)
赵泮馨·····	赵桂茜 赵桂雪 赵桂宁 (10)
忆宫焕文先生·····	宫野进 (31)
我的父亲毕庶澄·····	毕可生 (50)
张颜山和“泰生东”染料·····	张绪谱 (79)
先志中学与烟台八中·····	张继先 (96)
黄县中学和志成中学的两次风潮·····	徐叔明 (100)
黄县伪县长徐荫田的所作所为·····	郑毅 (106)
我所了解的秦玉堂·····	李坚 (119)
所知烟台红卺字会的一些情况·····	安邦瀛 (131)
关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胶东行政区划概况·····	王文正 (143)
抗战时期龙口海关二三事·····	姜学民 (152)
战时卫生工作的一点回忆·····	邹立德 (157)
忆东海少年宣传队·····	宋文 (162)
《潮水日报》始末·····	周际春 周展益 (166)
日寇残杀我伤病员罪行记·····	孙文楼 (169)
姚琪、郝斌遇难的回忆·····	刘金凯 (172)

随冯玉祥胶东之行

宋聿修

1933年秋，冯玉祥将军结束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之后，于8月下旬第二次回到泰安隐居。1934年5月间，冯和大家商量，想到胶东去看看。那时，冯住闲在泰安，开始带四个连的手枪队，后因维持薪饷困难，减为两个手枪连。生活用款，皆由韩复榘派闻承烈（济南市长）按月送来数千元，闻和韩同是冯的老部下，同是冯部十三太保之一。有时，宋哲元也送些钱来资助。冯当时想到胶东的目的，是因为他认为抗日战争不可避免，趁自己闲着无事，去看看胶东海防情况，宣传抗日救国主张，使军民精神有所准备。于是，先是和闻打了招呼，转告韩复榘，就带着吴沧州（古岳）、董志诚（原名朱紫祥，解放后任四川民革主委）、赖亚力、张锋伯（抗日同盟军秘书、地下党员，解放后任西安市副市长，于1986年病故）、吴组湘和我等几个人及一排手枪队，先坐火车到济南。在市政府，受到韩、闻等人的接待，用饭后，乘坐韩派的二、三辆卧车和几辆卡车，先到益都（青州）（一），见了益都县长杨九五等（杨曾留学法国，也是冯的老部下），在益都参观一些古迹，即到了周村，吃了顿饭，又到邹平。当时，梁漱溟在那里搞乡村建设，梁不在家，有个孙则让县长负责接待，并将邹平乡村建

设实验院的情况给冯作了介绍。还集合一、二千拿红缨枪的农民，要冯先生检阅群众武装。冯先生检阅时讲话，强调武装农民的重要，农民武装起来，日本鬼子来了就可以对付。从邹平又到了潍县。潍县东关有个姓王的老先生开了个农机厂，那时规模不小，有几百工人，冯去参观，对他搞实业颇加赞赏，说地方办工业实业实不可少。接着经过龙口，吃了顿饭，到了黄县，住在一个富户家里，由张襄五负责接待（张原名张宪，曾任河北李景林部的师长，会武术）。那时他是胶东区民团军司令兼长山八岛管理专员，张和冯谈得非常投机，冯对张训练民团，准备抗日的一些做法，很为称赞。黄县有个民教馆办的不错，我们都去参观过。这个馆的负责人还编了一本名叫《辽东记》的小册子，送给我们每人一本。书中写的是吴三桂尚可喜等率领一些辽东士兵南下，经过胶东时扰害百姓的情况。

黄县，当时大街上都铺着石头，但印象较深的是教育办得不错，正赶上在大操场举行全县中学生运动会。冯先生出席了运动会，并向到会的广大学生和群众讲了近两个小时的话。讲话的内容主要是说，日本侵略者要灭亡中国，得寸进尺；中国要生存，就要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冯先生很会讲话，语言通俗，深入浅出，令人感动。几句话就可以使人笑，几句话又可以使人哭。当时，会场情绪激动，肃静异常。

在黄县住二、三天就到蓬莱。到蓬莱住在蓬莱阁主楼东边一个房子里。县长姓曹，跟鹿钟麟当过副官长，由他接待。在蓬莱参观了戚继光祠、宋庆祠，还看了备倭城。在参观戚继光祠时，曾看到吴佩孚写的一副对联，别的记不得了，其中有半句是“我曾读其书”。意思说他曾看过戚继光

写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两本书。冯先生看了吴的对联，笑声爽朗地说：这个吴佩孚，你读过谁没读过，这人太骄傲太主观了。后来冯先生也写了一副对联，内容记不清了（据查，冯先生撰写对联是：“先哲捍宗邦，民族光荣垂万世；后生驱劲敌，愚忱惨淡继前贤”——编者）。在蓬莱，还看了戚氏碑坊。记得宋庆祠堂里有个塑象，戚祠里有塑象、牌位。

县民团团长由县长兼，副团长刘勤学（河北盐山人），是我在西北陆军干部学校的同学，约我到城里去，我就和吴古岳（名沧州）一起到了他的民团团部，顺便看了市容。吴在武备学堂时和蒋介石是同学，一向看不起蒋的为人。

在蓬莱阁，曹县长对冯先生说，阁上好多名人题诗作画，请冯先生题字留念。冯先生问我写什么？我说，面对大海，前途莫测，就写个“望洋兴叹”吧！冯先生听了觉得有些消极，又问吴古岳，吴想了想说，写个“碧海丹心”好不好？冯觉得这几个字很合他的心意，就提笔写了“碧海丹心”四个大字。原字就是写得现在那样大，是在蓬莱阁楼下写的，当时是准备做匾额的，后来为什么刻在石上就不知道了。

在蓬莱住了三天就到了烟台，住在停办已久的一个海军学校，在东炮台山附近。原西北军的幕僚、烟台市公安局局长张奎文接待我们，陪着参观了一个中学，好象是省立第八中学，学校办得不错，校长张默生（他的父亲张雪门，是个老举人，以后被冯请到泰山办学），他研究墨子，有著作，还送给我们每人一本。张校长把全体学生集合在操场上，请冯先生讲话，讲了约两小时，主要仍是宣传抗日。记得他

说：山东的山是好的，水也是好的，人也是好的，可是到明年怎么样？这里还归谁管？当前，国家处在危急存亡之秋，大家应该奋起抗日救国，才是出路。

在烟台，还参观了水族馆，记得是在街里头，平房，好几个院子。当时，有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一只旗舰，二万吨，在烟台港外停泊，张奎文陪着冯先生去参观，我们也随去。冯是以平民身份去的，人家欢迎时鸣礼炮11响，是按对张奎文的规格。到码头后就乘小汽艇登上大舰。舰队司令是个中将，先在客厅里介绍一下情况，然后，带领去参观了炮位和修理工厂，参观完后吃了一些点心。在烟台还参观了一个资本家经营的苹果园。

在烟台住了三、四天后，到威海去了一趟，当天去当天回。威海因是个海军基地，由南京政府直接管辖，不属于韩复榘的势力范围，是个特别区。欢迎是很隆重的。冯先生到各地时，韩曾通知各县不要大规模欢迎，怕冯先生抗日宣传活动被日本人借口找麻烦。到威海就不同了。一进市区，前边是学生，后面是海军陆战队，最少有一个团，列队欢迎，并高呼口号，掌声不绝。管理专员徐东藩率领各界人士都在市区迎接。大路两旁围观的群众也很多。冯先生一到，就被学生、群众包围了起来，路也走不动了。冯先生干脆让人找了个宽敞的地方，抬了张八仙桌子。首先，由专员徐东藩致欢迎词，然后冯先生就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冯先生一直讲了一个多小时。他说威海卫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但是我们不知道，到明年今日，这个地方还归不归中国管。同胞们，日本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得寸进尺，得陇望蜀，我们越退让，他们就越进攻，这样下去，就非亡国灭种不

可！我们是四万万人的国家，有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我们能甘心当亡国奴吗？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全民奋起，抗日救国……。冯先生之兴奋，语言之慷慨激昂，场面之热烈，实在令人感动。学生和士兵们、群众，摇动旗子，呼喊口号，此起彼伏。讲话之后，徐专员陪同到专员公署举行宴会，各界知名人士和首领参加。专员对冯先生的爱国热忱，十分敬佩。午后，参观市容，登上环翠楼。为环翠楼题了一副对联云：“十万家烟火楼台尽收眼底，四百兆父老昆季常挂心头。”本来，还准备到刘公岛，因时间短未去，返回烟台时已是万家灯火了。

回烟一、二日，李烈钧来了（二），代表蒋介石，劝说冯先生到南京去合作抗日，冯就和跟去的几个人商议。在这之前，李烈钧曾亲到泰安谈过一次，那时还有余心清参加。董志诚主张去，和国民党抗日派联合起来，促蒋抗日。余持反对意见，说蒋向来说话不算数，他骗你去，将来如何，很难说。大家分析了国际形势，认为日本野心勃勃，是要霸占整个中国；英、美不可能袖手旁观，有帮助中国抗日的可能。大多数人认为可以去。冯先生当时表示，如蒋决心抗日，他就可以去。李住了几天就回去了。这次又追到烟台来，因余心清没来，大家一致赞成冯去南京，因此冯对李的答复比较肯定，李就回去复命了。

从威海回来大概又住了四、五天，张奎文劝说在烟台不要长住，因为日本的兵舰就在港外游弋，怕日方借口挑衅，引起麻烦，冯就带着我们返回泰安。后来知道，这是韩复榘的指示。

返回泰安后，一天，冯先生找我，问我胶东海防怎么

办？我说海军的知识我没学过，不会设计要塞。冯说谈谈你的看法就可以。于是，我就在地图上描出修几个要塞，烟台、青岛、威海设一等要塞，龙口、海阳等其他处设一般要塞，各要塞要密切联系，互相支援，严防敌人登陆。其实，对这种事，一是我确实不懂，二是当时他也作不了什么主。

注（一）《冯玉祥胶东游记》载，冯玉祥离济后先到了周村、邹平。

（二）《冯玉祥胶东游记》载，李烈钧与冯玉祥在黄县相会同道东来。

——编者

记张静斋老人

罗竹风

张静斋名景拭，后改为景玺，号龟年。1875年生于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父亲张殿卿是前清秀才，不事生产，流落在黑龙江省黑河商会工作，报酬不过三十多元。家庭生计维艰。张静斋从小深受孙中山民主思想影响，在家乡黄县洼里办起了一所女子小学，提倡妇女识字、学文化、放脚、争取男女平等。

张静斋很早就参加了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而且还是一个积极活动分子。为了鼓吹革命，同黄山馆的徐子鉴，掖县沙河的丘少尹等相交往，并组建同盟会分部。张静斋、徐子鉴、丘少尹等举行登、黄起义，因寡不敌众，清军步步追击，起义军败退烟台，终归失败。张静斋流亡青岛，有人告密被捕，后经保释，但已不能在家乡立足，考入保定农业专科学校，学的是园艺。

黄河自上流蜿蜒而下，在入渤海的附近淤积了大片荒地。张静斋曾去利津、沾化一带垦荒，担任所谓农垦技术员，每月薪水不过几十元，借以养家糊口。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长期在黄县中学担任国文教员，有时也兼任历史教员。他对文史有专长，记忆力特别强，当年有黄县“三才子”之称。所谓三才子，即张静斋、赵竹容、张毓三。他讲

课时侃侃而谈，循循善诱，而且通今博古，深受学生欢迎。

张静斋能以平等精神对待学生，经常为学生解忧纾难，特别对女生反对家庭包办婚姻，更加关切，亲自为他们出谋划策。当时黄县中学的校长赵竹容，重视教师质量，对学生宽容、民主，师生关系相当融洽。1935年秋，赵竹容的一套办学方针为国民党当局所不容，硬派党棍刘培栽替换赵竹容担任校长，学生群起反对，学潮持续两、三个月，终于被镇压下去。赵竹容被迫辞职，张静斋也不得不离开黄县中学。1937年在潍县广文中学任教。这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1月间，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指挥韩复榘不战而逃，全省陷入一片混乱，所有中学都已解散。张静斋带着两个儿子从潍县回到家乡。

当时胶东也是一片混乱。不久青岛、烟台相继沦陷。日军出动四十八辆兵车，除莱阳花园头群众抗击之外，竟通行无阻，胶东所有县城大都伪化。共产党领导的三军在文、荣、威，二路在蓬莱，四路在黄县，三支队在掖县发动抗战，局势才进一步明朗化。张静斋回到家乡，许多学生问起应当怎么办，他劝他们参加抗战；而要抗战就得投奔共产党所领导的部队，此外是没有出路的。因为他从旧营垒中来，深知国民党的腐败，不足以担当抗战这样的重任。因此，学生参加三军四路的特别多。胶东公学成立，他也把两个儿子送去学习。

由于女儿张秀珩的影响，他对共产党有较深的理解，后来曾长期担任胶东行政公署教育处处长兼胶东参议会秘书长。在抗战艰苦的岁月，他平易近人，接近群众，人们都亲热地称呼他“老处长”，不管是在行军途中或者在艰难的环境

境，他都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驻村经常和农民聊天，教他们怎样种好玉米和地瓜。

抗战胜利后，旧政协决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共商国是；张静斋被选为山东省解放区的国民代表，1946年春到临沂集中，准备向南京出发。蒋介石却撕毁“双十协定”，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贸然发动全面内战。他回胶东，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不断随军转移。

1948年仲秋，我军解放济南，张静斋任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对搜集和保护文物作出了应有贡献。他还是山东省政协常委，对团结民主人士起了一定作用。他是仅有的几个辛亥革命的老人之一，在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时，他应刘少奇、宋庆龄等所组成的纪念委员会的邀请，曾去北京参加纪念活动。

在“文化大革命”四人帮横行期间，张静斋也被无理揪斗，并隔离审查，所加的罪名竟然是国民党残渣余孽之类，真是荒谬绝伦！从旧社会一步步走过来，毕生向往、追求真理的知识分子，他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并全心全意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但垂垂暮年，竟然遭受非常严重的摧残！他长期患膀胱癌，最后一次住院时，因老年性肺炎并发症，治疗无效，于1973年的冬季逝世，终年89岁。当时乌云正笼罩着天空，一个为革命而献身的老人就悄悄地过世了。

赵 泮 馨

赵桂茜 赵桂雪 赵桂苓

赵泮馨，字芹塘，别号不夜居士，山东文登城南门里人，生于1884年4月，卒于1961年12月31日，终年77岁。

我们是他的子女，现根据父亲在世时的陈述以及母亲、兄嫂的记忆和父亲留下的那些少得可怜的残存笔迹（大量诗稿、书籍、字画等都在“文革”时被毁掉了），综合出以下几点情况。但由于水平所限，难免有片面和挂漏，甚至错误，敬请前辈知情亲好给以斧正。

父亲活了77岁，77年在无限的时间里，是个暂短的一瞬，但对一个人来说，确是个漫长的历程。尤其父亲的一生，是在艰苦与曲折中度过的，他的77年经历过清朝、民国、军阀混战、敌伪、新中国五个不平凡的历史时期。在这一历史巨变中，他一步一个脚印地端端正正地走过一生的全程。他是出身于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受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教育。而他却完全摈弃了这些，致力于废科举制度之后的改革旧制，兴办新学，传播文化，造就人才，实是难能可贵。这在他盖棺之后，党和政府已作出了公允的评价（见附：《赵泮馨先生治丧委员会讣告》、《悼词》。）

辛亥武昌义举后，父亲参加了同盟会，在文登同盟会会

员丛瑄珠领导下，赶走了县知事岳宝树，成立了临时军政府，他奔走甚力，经各界公推父亲暂代民政长，负责筹办军需，及应付各种偶发事件，兼负根究反动势力首从，酌施剿抚之责，不到数月四境清平，万民乐业。

父亲常怀念为辛亥革命罹难的丛瑄珠、林基逵等先烈，亲笔撰写《辛亥文登五十九烈士传》，以寄托哀思、教育后代。他尤赞叹丛禾生先生（山东教育家，文登北宫人，丛瑄珠堂兄）的为人，二人过从甚密，以丛先生为榜样，视实业及教育为立国之两大基本，并身体力行，努力为人民办事。

记得在他临终时，要我们扶他坐起，索去纸笔，颤抖着，喘息着，要在诀别人世之前，对党一吐情怀。可是残酷病魔，没能让他实现这一最后的心愿，那支一生没有离手的笔，无力地滑了下来。洁白的纸上，留下几滴泪水和难以成形的“余探求……”三个字。之后，他喃喃不休地叨念着：“不忘党的恩！不忘党的情……。”当青岛市区领导站在床前时，他虽然已经昏迷不醒，却仍然断断续续地叨念着，直到微弱的声音渐渐地消失后，合目逝去了。在他临终前，从笔下，从口中虽然只留下了寥寥十三个字，但却深深地表达了他对党的无限热爱和对子女的至诚之嘱，我们深深地为父亲没能看到今天的大好形势而叹惜，我们也牢牢地记住他对我们的嘱望。

父亲身材不高，面目清癯，生活清淡，衣着朴素，终生没有任何嗜好，不但烟酒不动，就连茶水也不喝。他过世之后，留下的遗物，除笔墨书章之外，几乎别无他物。母亲给他做的一顶黑缎子风帽，就戴了30余年。他终生只有那么一件暮年难以支撑的老羊皮皮袍，一根木制手杖已握得发

红。如果说这是在旧社会当过两任县长、一任司令的人，真是让人难以相信。父亲子女众多（八女六男），他爱而不溺，严而不苛，从不疾言厉色地训斥；作风民主却又有自己的原则。他总是言传身教，正直处事，仁厚待人，好学上进，勤俭持家。他最厌恶的是奢侈享受，我们姊妹在参加工作之前，都是边种地边上学，现在儿孙之辈已有数十，却无一人浪荡顽劣走上邪路的，已有不少的成为共产党员。这与父亲的家风教育是有关系的。

父亲待人接物谦逊有礼，平易近人。对亲友邻里，不管工农学商，凡是长者、老者总是侧路而让，少者小者总是诚恳蔼然待之。他的诚恳、和蔼、礼貌、谦虚是和他内心之诚朴善良浑然一体的。这就取得了人民的尊敬，但最受尊敬的原因，还是他政治上、立场上的坚定，是非上、善恶上的分明。他一生秉性方正严谨，不图富贵，不贪钱财，不计荣辱，爱国忧民，刚正不阿。他不屑屈就权贵，憎恶官场的龌龊斗争。诸多事实给各层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加他学识渊博，精于书法，关心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勤勤恳恳。

父亲为人做事从不受任何酬谢，但为了给八路军募集经费，破格索酬，所得之款，有时购成药品，有时以现款捐送。可自己和妻子儿女们，却吃着地瓜干，菜豆沫。我们当时因年幼无知，常常因挑食而嚎哭。记得父亲在晚年时，患多种慢性病，尤其经常腰痛，有时他就在腰间绑上热水袋，或垫上枕头依床而写。尽管如此，却一丝不苟，使政府派来请他写字的人深为感动。有一次派人送来一些东西，父亲很为不悦，多次送，多次谢绝，最后实在难拒，他仅留下二斤茶叶，来人只好把余物带回。父亲临终前的二年，写字已经

很困难，青岛市委领导为照顾他休息，常常为他拒绝一些求书者。但他说：“我只此小技，再何以为民？”临终前一年，他给栖霞牙山烈士纪念塔写了四个一平方米一个的大字：“气壮山河”。这么大的字要以抓笔挥毫，他每写一字都气喘吁吁，汗流满面。我们劝他慢慢写，他说：“不要紧，写字必得一气呵成，这四个字是为烈士纪念塔而写，累点也愿意。”

当科举制度废除之后，诸多私塾先生对教育不太适应，他于民国七年（公元1918年）在文城文山创办了一处“单级教育养成所”，招考高小毕业生、教私塾先生和私塾学生。三年后改“单级教育养成所”为“文登师范讲习所”，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年）停办，前后八年共培养了新学教师400人，为社会变革后开拓新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新时代会计缺乏之时，“帐房先生”成为繁荣商业的“难点”，一些“拨珠先生”也借此拿把。父亲见此，又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创办了“文登商业补习学校”，并亲自任校长，求聘了丛哲亭任国文教员，于化亭为会计教员。开设了国文、尺牍、公文程式、会计簿记、珠算等科，前后共收七班学生，培养出财会人才280人。另外，很多人只知道父亲擅长书法，至于他的著述情况，却鲜为人知。他的长诗、律诗、绝句、“古风集”数册，可惜“文革”时均被烧毁了。现能查到的有1923年补纂的《文登县志》由烟台诚文信书局出版；1931年与蒋澍唐共撰的《辛亥文登五十九烈士传》，由威海卫威安印务馆代印。鉴于以上，他渐渐成为胶东几县颇有声望、有影响的人物。他当过县长，却无人叫他县长；当过司令也无人叫他司令。可一提起“赵先生”，在文登几乎